

【專輯——中國僧伽行持(上)】

夏雨好安居

雨安居源出印度

印度的夏天多雨，在豪雨衝激下，河水暴漲、氾濫，人們紛紛走避，這時在恆河流域一帶遊化的沙門，就得選擇一處適宜的地點，開始三個月的結夏安居生活。

【禁足護生避譏嫌】

安居 (varṣa)，意譯為雨期，又稱雨安居、結夏、坐夏等。根據律藏記載，佛制比丘安居的因緣有三：一、夏時遊行，蹈殺蟲草；二、疲弊道路，漂失衣物；三、貽世譏嫌，壞眾敬信。安居期間，除不去人間遊行外，比丘們的生活與平日並無不同，或坐禪或說法及半月半月布薩。

關於安居的種類有兩種說法：一

說分為前安居、後安居，前安居始於五月十六日，後安居則始於六月十六日；一說分為前安居、中安居、後安居。前安居自四月十六日起，中安居從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五日，這段期間中任何一天開始，後安居是五月十六日起。所以分成三種安居，是方便因事故或遠途趕不上前安居的比丘，讓他們也有中安居或後安居的機會，但不管那一種安居都要住滿三個月。

【法義增上道糧足】

對安居的處所佛陀也有制定，《明了論》指出有五處不宜安居：一、離聚落太遠，資生將成問題；二、太



◎鹿野苑是佛陀成道後初轉法輪的聖地，首次雨安居在此舉行。

(本刊資料照片)

編輯組

靠近城市處，會妨廢道業；三、蚊蟻太多的地方，容易傷害生命，並干擾修道；四、附近沒有可依止的比丘，

有疑無法得到解答；五、沒有施主可供給飲食和湯藥。

由此可知，安居的處所應考慮避

佛教史上重要的夏安居

安居是宗教生活的一部分，依著大自然季節的變化而有不同的修學生活，一則對修行生活作階段性的劃分，二則達到社會認同進而教化的世間功能，這是必要的。

〔首次安居鹿野苑〕

佛陀成道後的第一次結夏是在鹿野苑開始的，這是佛陀度化憍陳如等五比丘，成立佛教僧團後的首次雨安居。

據《佛本行集經》記載：「爾時世尊成道之後，在波羅奈鹿野苑內，通佛及身合八人，六月十六日安居至九月十五日，……合九十三人解夏」，除五比丘外，結夏期間還有其他城邑聚落的人來鹿野苑乞求出家，佛陀又度了富樓那、耶輸陀、娑毗耶等，所以那年解夏時已有九十三人參加。

安居圓滿後，佛陀便囑弟子遊化人間，弘揚教義，從此佛弟子便過著雨季安居，而其他季節遊化人間的生活。《僧伽羅刹所集經》便記錄了佛陀歷年結夏安居的地點，計有波羅奈、靈鷲山頂、摩居羅山、毗舍離等處。

〔安居結集經典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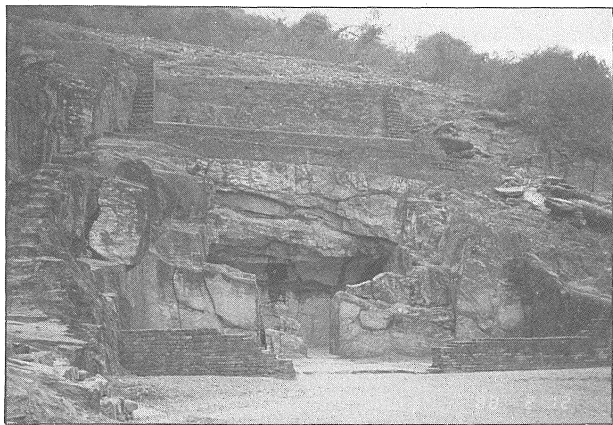
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結夏安居是在佛陀入滅那年的夏天。

在《遊行經》（長阿含經卷二）中所記，那年佛陀八十歲，遊行至拘利村，因當地飢荒，居士們並無多餘糧食可護持比丘結夏。佛陀便囑付比丘分別往毗舍離及越祇國安居，自己與阿難則留在拘利村安居，而在後安居中，身體不支生病了，不久便於拘尸城外的娑羅雙樹間進入涅槃。

佛陀入滅給弟子們帶來了無比的哀傷，為使佛陀的教導不隨佛陀入滅

免外緣干擾，環境安全、道糧充足，最重要是若碰到修行上的疑難，可以就近請法，解答疑惑，增益道業。

而消失，在同年的夏安居裡，以大迦葉為首的五百羅漢，聚集於摩揭陀國王舍城郊的七葉窟中，開始結集三藏，那是佛教史上第一次結集，也稱為「五百結集」。



◎佛教第一次經典結集之處——七葉窟，因窟前有七葉樹得名。

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結夏安居在中國

中國的結夏安居開始於姚秦時代，當時《十誦律》、《廣律》剛傳譯至中國，詳細記錄了安居作法，我國僧人乃依之而行結夏。《荆楚歲時記》記載：「四月十五日，天下僧尼就禪剎掛搭，謂之結夏。」

〔普行原處前安居〕

據《百丈清規》（註）所說，中國「地廣暑寒霖潦，氣候之弗齊，故結制有以四月、五月、十二月，然皆始以十四、五、六日，因地隨時，惟適之安，或曰坐夏。」可見在中國結夏時間是彈性調整的，一般寺院習慣舉行前安居，即以四月十六日為安居首日、七月十五為終日，原則以三月為一期。十二月指的應是結冬。

中國寺院在建築之初，大都已將佛陀所制不宜安居的因素列入考慮，因而僧人平日即定居於寺院自耕自食，並非遊行方式，結夏期間所需的一切用品、食物找人供養，即可在原處結夏。當然也有寺院人數不足，而未

舉行安居儀式，則僧人只好選擇另一合適的寺院結夏。

〔嚴樹規矩策精進〕

有些叢林平日廣接遊方僧掛單，但安居期間就將平日供行腳僧休息的「旦過寮」鎖上，不接受外來僧眾參學。喜歡雲遊參學的僧人，此時也須曬起草鞋，放下錫杖，收攝身心，閉門修道。有一首詩：「今朝四月十五日，行腳師僧念頭息，草鞋干曬待秋風，金錫雲遊留靠壁……平生肝膽向人傾，相識猶如不相識。」正說明安居期間僧人須警策身心、約束入禪。

為了幫助僧人安心修道，這時的規矩也格外嚴格，《百丈清規》：「凡夏中嚴禁雜話，並出入等事，犯遮逆者不共住，破重戒者依律制……凡不隨眾者依規罰。」安居期間除為三寶事、父母事、病緣等，不出界外。

〔禁足加行護生靈〕

在中國，安居生活是偏重於加功用的。《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》說



◎為明瞭參加安居的人數，必先集僧行籌。

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：「形心攝靜曰安，要期在住日居。」修行要靠細水長流日日恆持的工夫，但也須密集時間的加行，剋期策進心行。僧人每年以三個月安居為期，

潛靜專注修行，藉著時空範圍的設定，來收攝身心。

這種安居加行進道的行徑，是來自護生的慈心。《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》卷十二明白指出：「夏中方尺之地，悉並有蟲，即正法念經云，夏中除大小便，餘則加趺坐，故知護命爲重，佛深制之。」僧人於夏中精進坐禪，避免蹈踏生靈，也由這種對衆生的慈悲，更引申出對自己、對他人慧命的關懷——九旬安居專心辦道，積集弘法的資糧，利益自他。

因此，叢林也會訂出密集加行的相應功課，以下是百丈清規中記載的結夏課程，可分爲解門、行門兩類：一、行門

(一)坐禪：原本已習禪者仍照往例坐禪。

(二)念佛：若不坐禪，即便以念佛爲常課。早晚課、小食止靜、午飯後，加念佛號五百聲，黃昏止靜後，念十六觀經、佛號千聲。

禪宗主張禪淨雙修，《百丈清規證義記》更認爲「結夏講經學律等皆

夏中所有事，而以念佛爲首務也。」

二、解門

(一)講經：通常由住持開講，或住持授命某人代講，爲莊嚴慎重起見，間有迎請、唱讚、鳴鐘鼓、迴向等一定儀軌。

《百丈清規》〈講堂規約〉規定：講經期間不許看其他經典，並要預習經文，有不解處，下課後提出，如懈怠不看，聽講時昏沉、放逸或虛應故事等情況者，也要被趕出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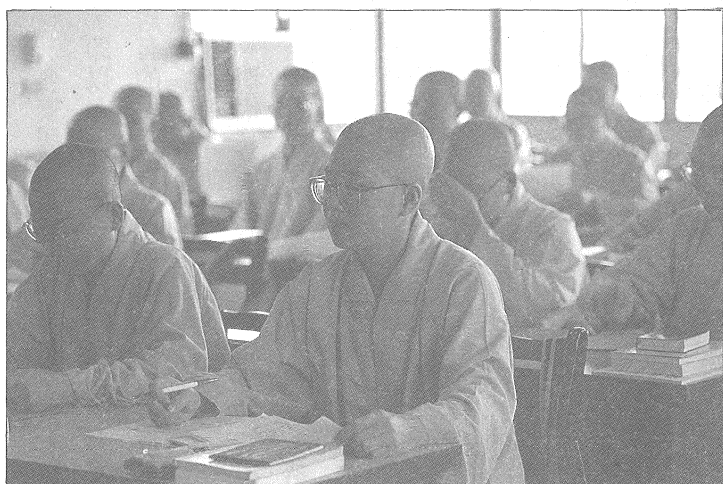
爲促進聽經者的學習，每日輪流複講，若有人複講時出現錯誤含糊的地方，亦不得戲笑輕慢。每日早粥後，聽經者還須到大殿誦經、禮懺，以求消障增慧。

(二)講律習論：佛制僧人五夏以前應專精戒律，結夏期間很多寺院請律師講解戒律，也有寺院以研讀論典爲功課，儀軌與講經相同。

除解、行門外，安居期間也有譯經的行事，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三記載，「初耶舍於闍賓誦四分律，不齎胡本而來遊長安，秦司隸校尉姚爽欲請

耶舍，於寺中安居，仍令出之。」

今日臺灣的結夏仍以講戒、打七爲主要的加功用行。因應現代大社會的時間結構，也有僧人運用這個期間



◎僧人藉結夏課程密集研讀，以期深入經藏。

(攝影：楊雅棠)

，展開密集的弘化活動——以僧人的威儀細行等推及於現代的社會人群，對結夏精進用功來說，這又是另一種思考方向。

「消暑清涼煩惱盡」

三個月的安居生活，僧人度過夏季的溽熱，當秋風送爽，正是結夏圓滿的來臨。圓滿日稱為「解夏」，又稱「自恣日」、「佛歡喜日」。

這一天，所有參加結夏的僧人雲集法堂，分享自己結夏期間的修學心得，同時自己舉出須檢討改進之處，也請求同修者提出見、聞、疑等建議，故曰「自恣日」。經過真誠的發露

結語

佛陀入滅已二千多年了，每屆雨季，佛教不管南傳北傳，大抵仍奉行佛陀遺教結夏，雨安居成為僧人必遵循的規則。這其中蘊涵著佛陀的智慧與悲心，更有僧人步佛腳跡的追尋，這份源於對自他生命的關懷，將在每年雨季中不斷的綿延流傳。

，眾僧煩惱滌除、身心清淨，佛陀自然歡喜。每位僧人的戒臘又稱夏臘，因結夏解夏而增長了一歲，所以這一天也是出家人的過年歡喜日。

「由結夏進而結冬」

安居制度在中國發展出更廣闊的天地，時間不再限於夏季，《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》卷十二說：「春冬有緣則聽，夏月有無俱制，又夏有結法，春冬則無。」說明在中國結夏是必須的，結春、結冬則視情況而定，不過普遍的情形是結夏、結冬並進。

禪宗興起後，禪堂規則以結夏、解夏、結冬、解冬為四大節，《百丈

清規證義記》提到：「今叢林結夏以四月望，解夏以七月望，又結冬以十月望，解冬以正月望……成規久立，化在隨宜，千餘年來，周旋規矩。」可見結冬在中國之普遍及受重視的程度。

冬安居最重要的行事是「禪七」，即以七天甚或七七為期坐禪。冬安居有的廣邀遊方僧前來修禪，甚至居士們也被允許參加。

清代甚至曾有結冬不結夏的情況，但一般寺院仍是維持結夏講經、結冬坐禪的慣例，「冬參夏學，相須而不相違」正是此意。

註：本文所指《百丈清規》，乃依據《百丈

清規證義記》所對之原文。

【參考書目】

- 一、高楠順次郎、渡邊海旭主編，《大正藏》第一、三、五、十二、五十四、五十五冊，白馬精舍印經會發行。
- 二、宋·元照律師著，《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》，《卍續藏》第六十九冊。
- 三、清·沙門儀潤注，《百丈清規證義記》，《卍續藏》第一一一冊。

- 四、釋聖嚴，《論安居》，《佛教的制度與生活》，東初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。
- 五、王景琳，《寺院宗教儀式活動》，中國古代寺院生活，陝西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十一月。
- 六、魏承恩，《中國佛教僧侶的生活方式》，《中國佛教文化論稿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九月。